

略论梁漱溟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张牛

[重庆邮电学院 法学院 教授]

在中国思想史以致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不得不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是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赞赏有加,是梁漱溟提出了西洋、印度、中国“三路向”的文化观,是梁漱溟主张中国的“乡村建设”并实践“乡建教育”,是梁漱溟倡导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等等。总之,正是这位梁漱溟先生开创了“以洋释儒”的学风,试图克服传统儒家哲学思维方式的素朴性,开拓了比较哲学的新领域。尽管人们对他的学术思想历来毁誉不一,但其对后来“新儒家”的深刻影响,却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综观梁漱溟整个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意欲”是他始终抓住并毫不放松的核心概念。从“意欲”出发,梁漱溟建构了他的庞大恢弘的思想体系。

从哲学观上来讲,梁漱溟与他同时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所不同的是,熊十力从哲学讲哲学,讲的是纯哲学,而梁漱溟却是从文化立论来讲哲学。他们研究哲学的路向是不同的。根据梁漱溟的自叙,梁自己喜欢佛家,但他后来从佛改儒,原因是“为中国人设想”,反对“浅薄”的西化主张。

“我从二十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我反对佛家生活,是我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替中国人设想应有的结论……。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些不对的佛学,却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善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1]

梁漱溟不满意五四时期以“与自然融合”(中)与“征服自然”(西)、“静”(中)与“动”(西)、或没有科学与民主以及种种“平列的”^[2]表面比较来作中西文化的区别,他试图追寻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因素。这个因素,梁追寻到底,就是他说的“意欲”(Will):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3]

梁漱溟列举了中西文化的各种差异,例如“法治”(西)与“人治”(中)、“平等”(西)与“尊卑”(中)、“个

体”与“家族”、“喜新”与“好古”等等,但他指出,这种种差异的存在,实在是有着共同的根本原因的,这个根本的原因,不在客观,即不在地理环境,不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唯物史观所讲的生产力;而是在于主观,在于这些文化的差异是由主观的不同“精神”所决定。这个“精神”不仅仅是意识,而是比“意识”更为广大更为深远的生活动力,这个生活动力,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意欲”:

“所谓‘精神’与所谓‘意识’其范围,大小差得很远。意识是很没有力量的,精神是很有力量的,并且有完全的力量。……我以为人的精神是能够决定经济现象的,但却非意识能去处置他。……欧洲人精神上有与我们不同的地方,由这个地方既直接的有产生‘德谟克拉西’之道,而间接的使经济现象变迁以产生如彼的制度……”^[4]“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的态度、生活的路向。”^[5]

把文化归因于生活路向和人生态度,把生活和人生又归因为“意欲”的不同精神,这就是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建筑起来的逻辑顺序。我们从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哲学看得出来,“意欲”这个概念是梁漱溟特别所强调的,可以说是他的文化哲学的中心概念。

在宇宙观上,“生活”或“生命”是梁漱溟宇宙观中的根本观念。

“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6]

梁漱溟认为,宇宙是依赖“生活”而生成的:

“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有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尔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象,生活的真解。”^[7]

“宇宙似乎恒在”,在这里“似乎”二字表明了梁漱溟对宇宙真实性、实在性的怀疑。既然宇宙自身缺乏可信赖的实在性,那它就总得依赖于某个实在的东西。那么,这个实在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说来说去就是

梁漱溟所谓的“生活”。梁漱溟的这个“生活”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概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其内涵与外延都很不相同。在梁漱溟那里,宇宙和“生活”构成了这样的关系:一方面,二者是对立的,宇宙是现象,“生活”是本体;宇宙是静态的“恒在”,“生活”是动态的“相续”;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统一的:宇宙“托乎生活”而存在,“只有生活,初无宇宙”,“生活”是唯一的实体。如此,梁漱溟就把宇宙完全归结于“生活”,归结于“生命”这个所谓的本体了。

“宇宙是一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2]

从梁漱溟对柏格森推崇备至,认为“柏氏说理最痛快、透澈、聪明”,“有从容时间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2]来看,他的这个“生命创造”显然是从柏格森处演绎而来的,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并没有多么大的实质的区别:宇宙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生命性,无论自然,或是社会,都是“生命创造”的外在表现,只有“生命创造”、“生命冲动”才是最真实的存在。

但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又有所不同,那就是梁漱溟的宇宙观披上了孔学的外衣。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形而上学就是“以生活为对,以生活为好的态度。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为易’。……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著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1]这样,梁漱溟就开始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合起来,并提出了关于世界最一般规律的看法:“调和折衷是宇宙的法则”。^[1]梁漱溟认为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

“他们心目中的意思的确如此,其大意以为宇宙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存在,都是如此。”^[1]

如此,在梁漱溟的观念中,事物的运动发展成了没有起伏,没有差异,没有变化的均匀流逝的过程,他表面上承认发展、“生”,但实际上是取消了运动,取消了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是立足于所谓的“生”,以及“生”的“创造”,也就是他的所谓的“意欲”来构建他的宇宙图景的:“生”→“生活”、“生命”→宇宙。颠倒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来的关系。

从这种宇宙观演绎,梁漱溟又过渡到“人”。

可以说,对“人”的研究、阐发和诠释,是梁漱溟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谈到梁漱溟,不能不谈到他的《人心与人生》和他的人心论。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但不久他就自觉其书有重大错失,立志要写一部《人心与人生》加以改正,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思想。1926、1927、1934年,梁漱溟曾三次以“人心与人生”为题作过讲演,但1960年才开始撰写此书,直至1975年写成。可以说,此书是梁漱溟积数十年心思深思熟虑的结果。^[3]这本书集中于人类心理的自然基础和基本特征的讨论,其写作历史表明,人类心理问题始终是梁漱溟关怀的一个重要问题。

梁漱溟为何对心理学情有独钟?这是因为他觉得任何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其心理学的理论基础,都是从其对于人类心理的某种看法而建立起来的,不了解作为儒家伦理学基础的儒家心理学,就不能从根本上了解儒家伦理和儒家思想。梁漱溟的这个立场,正如有的学者评价的:“梁漱溟的儒学,是一‘注重心理学诠释的现代儒家哲学’,心理学的进路是梁漱溟发展现代儒家思想的基本方向。”^[4]

梁漱溟把人心看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讲到人,离不开人心。”“人之所以为人,独在此心”,“说人,必于心见之;说心,必于人见之。”^[5]

这个“心”是什么呢?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是指“人类生命从机体本能解放而透露出来那一面”,^[5]他说:

“说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然一般说到人心却多着眼在人之对外活动的一面。实则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5]

这个内外两面,梁漱溟认为一是对自然环境和环境的“有所感受”与“有所施为”,二是“个体生命所赖以维持其机体内部日夜不停的活动能力”。也就是说,梁漱溟认为“心”与“生命”是同一的,是“生命”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梁漱溟又把人心定义为专指比一般动物的本能更高的心理:

“何谓心?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也。主谓主动,宰为宰制。对物而言,则曰宰制;从自体言之,则曰主动;其实一义也。”^[5]

这里说的对物的宰制就是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把握、改造,而所谓主动实则人的思维的主动性、能动性,也就象梁漱溟自己归纳的,人心是“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在此,梁漱溟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人对外界事物的把握结合起来了,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只可惜他并没有从这一点深入下去,相反却走到了另一条道上。

最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将自己的理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比较,用以说明“人心”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等特征。照梁漱溟的说法:“《论持久战》等两文(指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

战》)非有意乎讲人心也,却在无意中指点出人心来,此即其所云‘自觉的能动性’是已。”^[5]梁漱溟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有生命的物体作例子,来说明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所涵盖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他认为这自觉的能动性几乎就是人的天生的能力,从这种天生的自觉的能动性生发出来,梁漱溟讲道:

“生命的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它既贯串着好多万万全部生物进化史,一直到人类之出现;接着又是人类社会史一直到今天,还将发展去,继续奋进,继续翻新。”^[5]进一步他还说:

“认识人心的主动性,宜先从其生命自发地(非有意地)有所创新来体认;然后再就人的自觉的主动精神——人的意志来认取。”^[5]

可见,在梁漱溟的心目中,人心的主动性是自发地产生的,而这种“主动”,其根源就在于“意志”(梁的原文在“意志”二字下加了着重号)。这主要是就个体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而言。对于人类社会整体,梁漱溟的这个基本立场是不是有所不同呢?并没有。

“但从世界史的发展而时势变化,昨天不合时宜者今天则机运到来。其关键性的转折点即在当前资本主义之崩落而社会主义之兴起。此一转变来自社会经济方面,却归根结果到人类心理上或云精神面貌上其变化。此一变化,在我当时对人类心理的认识上,我只简单地把它归结到一个‘意识与本能’的问题。”^[6]

看来,梁漱溟在后期似乎认识到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转变,这不能不说是梁漱溟在社会历史观上的一个进步。但是归根到底,梁漱溟还是把“意识与本能”看作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动力:

“最近未来共产社会之建设成功,无疑地应属人类自觉地创造其时代。然而恰好此意识明强的伟大事业运动,却必在其全力照顾到人们意识背后的本能及其相应的感情冲动——大兴礼乐教化陶养涵育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乃得完成。”^[5]“整个宇宙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天,地,山,水,各种生物,形形色色慢慢展开,最后才有人类,有我。……宇宙是一大生命,从古到今不断创造,花样翻新造成千奇百样的大世界。……到今天还能代表宇宙大生命,不断创造,花样翻新的是人类;人类的创造表现在其生活上、文化上不断的进步。……总之,是人运用他的心思来改造自然供其应用。……我们要用心思替民族并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创造一个新的文化。”^[6]“人类为何能创造,其他的生物为何不能创造?那就是因为人类会用心思,而其他一切生物大都不会用心思。”^[6]

这里,梁漱溟又提出了“心思”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心思”是什么呢?说到底,其实质还是他的那个“意欲”,是“意欲”的另一种称谓而已。也就是说,不管梁漱溟在不同的学术著作或不同的地方提出过多少个看起来貌似新鲜的名词和概念,“意欲”总是他始终抓在手上毫不放松的一个最为核心的东西。

“尽宇宙是一生活”,“生活的根本在意欲”,“宇宙——‘已成的我’”。这样,从“意欲”、“生命”这一“根本观念”出发,经过唯意志主义,归为唯我论,梁漱溟形成了一个以“生命——意欲——我”为骨架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在许多地方无法自圆其说。这一点,梁漱溟自己也觉察到了,他自己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难:当我的意欲同别人的意欲发生冲突该怎么办?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人,他自己就说过:“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7]梁先生的学术思想十分丰富,其中既有他对佛教的理解、阐释,更有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看法。在梁先生全部的思想历程中,我以为他的“意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梁漱溟先生所有的哲学观点、理论,都围绕“意欲”而展开。换种方式讲,“意欲”是梁漱溟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抓住了“意欲”,就可能抓住了梁漱溟先生思想的核心。

梁先生还说过一句话:“我以为任何一门科学,往深里追求,越追求,它就会到哲学里头去。所以留心一下哲学对科学是有帮助的。”^[7]梁先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自然科学历来也很关注,例如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很关注。在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梁先生的这一句话,对我们今天经济社会的推动和发展,应该是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543, 351, 352, 375, 385, 376, 448, 451, 444.
- [2]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125.
- [3]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七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55.
- [4] 陈来. 《人心与人生》和梁漱溟的人心论[A]. 东吴哲学(2002年卷)[C].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35.
- [5]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527, 528, 536, 539, 544, 543, 597.
- [6]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六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399, 400, 402, 401.
- [7]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八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1174, 1167.